

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

——谈谈新文化运动的“反传统”问题

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左玉河

中华文化，源远流长，前后传承，代有更新。每一次的发展都是对前代文化进行批判性继承基础上的创新。经过新文化运动的荡涤，中华文化并没有“断裂”，而是历久弥新、与时俱进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。

近年来，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“全盘反传统”、导致中国传统“断裂”的观点甚嚣尘上。有人提出，“不能因为这种激进态度似乎有一定必然性，就认为是正当的、合理的”，“现在也到了该平反的时候了”。事实上，所谓“反传统”，不仅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，也是在引入科学、民主等启蒙思想的同时，对传统文化进行去伪存真、去粗取精的“扬弃”。经过新文化运动的荡涤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是“断裂”了，而是历久弥新、与时俱进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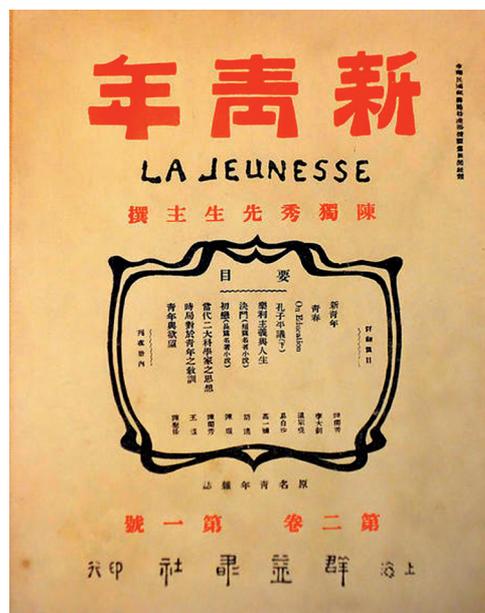
陈独秀等人发起新文化运动并激烈地反对儒学，是针对当时孔教会的尊孔活动而来。康有为、陈焕章等人领导的孔教会不断上书北京政府，请定孔教为国教。康有为欲立孔教为国教之活动，袁世凯借尊孔之名行复辟帝制之实的举动，都打着尊孔旗号，人们自然会将尊孔与复辟帝制联系起来，断定尊孔是为了复辟帝制。陈独秀为代表的《新青年》同人自然会产生了这样的感觉：尊孔与复古、尊孔与帝制之间存在着密

切关联；为了防止帝制复辟并维护共和体制，必须反对尊孔复古，对孔子及儒学进行彻底的批判，救国的首要任务就是打破专制思想对人民的束缚。这样，新文化运动的矛头便指向了孔子及其儒学。

陈独秀为代表的《新青年》同人认识到，在充斥着旧伦理、旧教育、旧思想、旧文学的国度里，是难以建立近代共和政体的。故中国问题之根本解决必须从思想入手，只有伦理的觉悟才是“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”；只有进行思想启蒙，唤醒被儒家旧伦理禁锢的民众，才能奠定共和之思想基础。陈独秀认识到，“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国体，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，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。”因此，陈独秀及《新青年》公开举起了“反孔批儒”的旗帜。

新文化运动确实将矛头对准传统儒学，但并未指向中国全部传统文化；它对儒学的批判主要集中于以“尊君”为中心的专制主义和以“三纲”为中心的封建礼教，着力批判君主专制主义、吃人的礼教、家庭制度等，并没有“全盘否定传统”。《新青年》同人深切地认识到，社会、道德都是进化发展的，“孔子者，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。宪法者，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也。以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，入于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所结晶之宪法，则其宪法将为陈腐死人之宪法，非我辈生人之宪法也。”

儒学提倡之道德是封建时代之道德，所提倡之礼教是封建时代之礼教，这些不仅不适应现代生活，而且严重阻碍着社会的前行。《新青年》同人从民主、自由的政治经济制度及其个人主义价值观等角度反复说明，儒学“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，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



《新青年》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，图为《新青年》第2卷第1号（1916年）封面

阶级说也。此不攻破，吾国之政治、法律、社会道德，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”。这是新文化运动将矛头直指以尊君为中心的专制主义和以“三纲”为中心的封建礼教之内在原因。在他们看来，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之道只是两千多年前中国社会的道德，而不是今日的道德；孔子生在专制社会，其说不能不为专制君主所利用而成为帝王专制之护符，而今日当民权自由之说倡行时代，便不能不对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权威、所塑造之专制灵魂加以抨击。

有人指责新文化运动“完全否定传统学术的价值”，采取了“全盘否定传统的激进态度”。新文化运动对儒学进行批判之时，肯定



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、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。图为五四运动期间在天安门前集会的人群 资料图片

了孔子及儒学的历史价值，并没有“全盘否定传统”。陈独秀在与吴虞、常乃德、俞颂华等人的通信中，反复就反孔批儒的理由、意图展开详尽说明，并肯定儒学的历史地位：“孔教为吾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，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，鄙人皆绝对承认之而不怀丝毫疑义。”

因此，《新青年》同人的反孔批儒，主要是针对以“三纲”为内容的封建道德在现代社会中起着消极作用，其对孔子及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和作用肯定的。这些看法代表了新文化运动对孔子及儒学的总体态度。易白沙声明，自己批孔之目的在于“使国人知独夫民贼利用孔子，实大悖孔子之精神”，至于孔子本人，那甚至还是“革命”的。因此，他们将孔子与儒学区分开来，肯定孔子的历史功绩，而对

被统治者利用的儒学则严厉批判。鲁迅尽管激烈地反孔批儒，但没有全盘否定儒学的价值。他反对的是以孔子为衡量是非的标准，把孔子当作“敲门砖”，借尊孔达到政治目的。他甚至说，“孔丘先生确是伟大，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，偏不肯随俗谈鬼神”。他是特别注意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分析和辨别的。除了写小说、写杂文以外，鲁迅的多数精力集中于整理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。他整理了《唐宋传奇集》，撰写了《中国小说史略》《汉文学史纲要》。因此，可以说鲁迅是儒学和传统文化弊端的激烈批判者，又是对传统文化优秀成果最有见地的继承者。

综上所述，那些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“全盘反传统”、造成中国传统“断裂”的观点，不仅是对当时历史背景和新文化运动“反传统”真实意涵的无视，更体现了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偏狭认识。中华文化，源远流长，前后传承，代有更新。先秦诸子、汉唐经学、宋明理学、明清实学，每一次的发展都是对前代文化进行批判性继承基础上的创新。从传统发展的延续性和阶段性来考量，才能正确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“反传统”及其价值。

点评：5000多年中华文明，有赓续、有扬弃、有发展，呈现出环环相扣、向着今日之中国不断生成的格局。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是其基本特征，革新中延续着传统的精髓，传承中又开启了新的篇章。

更进一步说，文化、文明的延续和变化是物质生活条件的发展在精神生活上的反映，延续的多少、节奏的快慢都与这种发展密切相关。由此出发，方能准确把握文化、文明演进的历史脉动。

（责任编辑：窦兆锐）